

品味法国大餐

□金哲民

法国是唯一能和中国齐名的美食之国，而巴黎就是一个美食乐园。到了巴黎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尝一尝法国大餐，在国内早就听说过法国大餐的名气，今天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带着兴奋和想象走进了巴黎的一家餐厅。这是一家中等规模的餐厅，并不像闻名世界的米其林三星餐厅那样豪华，那样正规，因此我们的穿着也不刻意，随便得很，我们的交流也不拘束，悠闲得多。

先是餐前酒，再是开胃菜，接着是浓汤，然后是主菜，最后是甜品。随着一道一道的菜的上来，终于对法国大餐的菜品有了一初步的认识。我心里暗想：这就是法国大餐？有国内吃饭，菜可比它多得多，如此的话，我们在国内是经常大餐了。也许是国情不同，法国人平时的一日三餐就很简单，一顿饭无非是面包、三明治、咖啡而已，菜一丰富就是大餐了。所谓的法国大餐，其实分量很少，胃口大的人真还有吃不饱的感觉。当天我就看见在隔壁吃饭的几个到法国游学中国年轻学生刚吃完大餐，马上跑出去，到面包店买了面包啃起来。可话得说回来，法国大餐跟国内的大鱼大肉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认为法国大餐中的“大”，不是简单的菜品多，也不是简单的规模大，而是一种精细、一种考究、一种仪式。吃法国大餐，不是简单地吃饭，而是在吃一种文化。

吃法国大餐首先是视觉的满足，一落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精巧的餐具，大小不一的葡萄酒杯，冷水杯，一应俱全，刀和叉有序地放在餐盆旁边；一会儿如画的菜肴上来了，红色的蟹虾，棕红色烤牛肉，绿色的蔬菜……装盘精致，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接着是嗅觉的满足，餐前酒，红、白葡萄酒、香槟酒，打开瓶盖，斟入酒杯，一股酒香扑鼻而来，还没有喝上就有了一种美好的享受。然后是味觉的满足，那鹅肝细腻，入到嘴里即化，那蜗牛鲜而嫩，那烤鸭香而脆，而各种海鲜更是美味可口，令人回味。更关键的是一种礼仪的满足，一要讲究程序，先上什么，再上什么，是有顺序的，不能乱来；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甜品要配甜酒，也是有规定的。二是讲究修养，吃完东西切忌用餐巾大力擦，应注意仪态，用餐巾的一角轻轻印去嘴上或手指上的油渍即可。吃饭时不能发出餐具碰撞敲击的声音而影响他人的用餐情绪，我觉得吃法国大餐不仅仅停留在饱腹上，而应该把它作为一种艺术的享受，那就显得有意义了。

其实法国的大餐不仅仅局限于饮食上，许多的文化大餐更值得去品鉴一番。巴黎是一座世界历史名城，名胜古迹比比皆是。卢浮宫和凡尔赛宫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我们用了两天时间看，一天一个宫，但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到卢浮宫还算幸运，排了不到一小时的队就进去了。这个举世闻名的艺术宫殿从 16 世纪起，就开始大规模收藏各种艺术品，如今已达 40 万件，其中包括雕塑、绘画、美术工艺等 7 个门类，著名雕塑维纳斯和著名油画蒙娜莉莎就在这宫中，这次终于和它们近距离接触了。可惜人太多，顺着人流，一路向前，我们只能走马观花，快速浏览了。第二天到凡尔赛宫，下了车就见宫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我们赶紧去排队等开门。队伍很长，转了好几个“M”形，也奇怪，没有人维持秩序，却不乱，大家都耐心地等着，排着，要在国内，许多人会趁机插队的，但在这种氛围里，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做法，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排队时，大家已经在欣赏凡尔赛宫的外貌了：屋檐都用黄金装饰，显得辉煌，其原来是王室狩猎的地方，路易十四开始至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了行宫。建筑群总长 580 米，包括城堡、花园等等。进到里面，借助于中文讲解器，我们一间一间地看过去，真的为其奢华富丽和充满想象力的建筑设计和名画珍宝而惊叹。两个宫，宫里宫外全是宝啊！你这是带上好几双眼睛也来不及看。

作为巴黎最重要标志的埃菲尔铁塔是不能错过的，法国人称之为“云中牧女”，真是浪漫。由于它很高，在巴黎任何角落都能望见它的身影。凯旋门、巴黎圣母院也是要看的。前者坐落于戴高乐广场，香榭丽大街的尽头，宏伟、壮丽，让人想起拿破仑将军率领军队横扫欧洲战场的情景。后者位于巴黎的发源地西岱岛，是哥特式教堂的代表作，其内部装潢严谨肃穆，彩色玻璃窗设计引人，扶杖壁及怪兽出水口惟妙惟肖。因为看过雨果的小说和电影《巴黎圣母院》，所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巴黎是世界著名的时尚浪漫之都，世界级的奢侈品都能在这里买到，享受一下巴黎的购物大餐也是可以的。“春天百货”、“老佛爷百货公司”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购物地方，踏进商店里，碰见最多的是中国人，仿佛到了中国的大型百货公司一样。因为人多，购物环境就不怎么好，买东西要排队，付钱要排队，退税要排队。但东西质量好且价钱比国内便宜，大家还是买得不亦乐乎。我们去的这天是星期天，按照欧洲的惯例，星期天是不营业的，法国政府看到了这个商机，便打破了法国近百年星期天商店不营业的规定，允许游客集中的区域商店全年无休息日。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就明确说：“难道我们希望来到首都的数百万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在星期天扭头离开巴黎去伦敦购物吗？”在这里你也可以学习好多知识，时装、化妆品等各类品牌让你大开眼界。

法国巴黎的各类大餐真是太多了，难怪利尔克要说“巴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城市”。

塘沽之殇

□莘小龙

九州大地	那个半夜里	
刚刚告别了	塘沽之地	值班工人管理员
盛夏的滚烫	中了什么邪气	来不及思量
星星和月亮	着了什么魔力	公安武警和消防
正盼着和你共享	巨大的爆响	冲进了火场
些许的秋凉	满天的火光	有多少亡灵飞上了天堂
	蘑菇云大窟窿	有多少伤痛埋在了胸膛
八月十二日	断榫塌房	

水调歌头·探源吴淞江

□高雪原

终因青龙情，探源吴淞江。	文化兴，旅游旺，铸梦想。
百里寻访苏吴，繁华又富强。	一千多年古镇，今朝新气象。
四处创先争优，频现广场大厦，高铁飞远疆。	青龙塔下鼓劲，吴淞江畔发奋，未来有方向。
到了瓜泾口，太湖水欢畅。	故乡展宏业，白鹤再翱翔。

苦瓜不苦

□高明昌

苦瓜生来不讨巧。

其他不说，单是它长出的花就不引人喜欢。苦瓜的花，是淡黄色的，不太纯，很钝的，后来到黄里带点橙色的样子时，花色更加模糊了；花瓣也不好看，是锐角型的，像一把把缩小的纺锤，不和顺、不圆润；走近花朵，还能闻到一股浅浅的黏腥气味，所以即使花开正当时，也无一只蜜蜂、一只蝴蝶来光顾，非得得孤苦伶仃。

苦瓜是条状的长法，与黄瓜差不多的样子，连个子也差不多大小。但是它的外表实在不光滑，身上长着一粒又一粒的果瘤，果瘤像起皱的肉疙瘩，从头长到梢，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不均匀的；果瘤的颜色也是不统一的，往往是头青尾黄，有时中间突显一圈黄斑、还有的像是霉斑。整个的样子，给人的感觉是：这东西，人可以吃哇？

母亲说，这东西，好东西，好吃的。

老人家一说“好吃的”，我们都闭口，就看着母亲如何侍弄这东西。

母亲用清水先将苦瓜洗涤干净，然后用刀沿中间剖开。瓜成了两半了，里面的瓤和籽就全部露了出来。我们第一次看见：苦瓜的瓤和籽居然是红色的，而且红得十分的鲜

艳。母亲说，苦瓜留得时间越长，里面的瓤和籽就越红。看着这鲜红的瓤和籽，我们感觉这红很像殷红的血的颜色。我们喜出望外，都说想不到，母亲说：每一只苦瓜的心一样的，都是红彤彤的。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母亲招呼我们吃饭，今天饭桌上的主菜是苦瓜。

我们必须像模像样地吃，这是母亲的心意和心愿。

桌上放着一碗满满的清炒苦瓜，伸箸夹一片入口，轻轻地咀嚼一两下，苦瓜的汁水就流到了齿齿间，舌头即时有了微凉的苦，舌苔突然有点麻。母亲说，要口大些。我们便夹了一长片的苦瓜放到了嘴里，狠命咀嚼，汁水就漫溢了口腔，苦涩极为浓烈，几秒钟里，觉得真的很苦很苦。真想说苦时：突兀感觉到有一股透心凉爽的清凉在齿舌间缠绕，慢慢地充溢到了喉咙，而且一直不散去。

母亲问：现在还苦吗？

大家摇头说不苦了，这是真实的。苦瓜吃下去后，几秒钟的时间内，味阶的变化就相当的明显，谈不上先苦后甜，但是前味、中味、后味确实十分分明的，前味是又苦又涩，苦涩在嘴里；中味是苦后的凉爽，在舌尖、在齿间打转；后味是深入到

拜访南汇中山堂

□陈志强

许多树形硕大、挺拔苍劲的雪松，平添几许清新自然、古朴宁静的雅趣。

站在中山堂前，不由想起了当年建造中山堂的袁希洛。袁希洛是清代末期的秀才，曾就读于上海龙门书院，后去日本留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在东京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毕业回国后，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上，袁希洛还代表各省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授予了孙中山。

袁希洛从 1933 年到 1935 年在南汇县任县长，虽然仅两年余，但却颇有政绩，干成了几件为后人称道的事情。一是修筑了“袁公塘”。南汇临海，海塘是南汇人民的生命线。他来南汇上任时，正值南汇连续遭遇严重水灾之后，1933 年 9 月(农历七月)，筑成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的李公塘，二团六灶港以北段的塘身几乎全线被台风海潮冲毁。面临如此困境，袁希洛没有懈怠，立即领导全县人民在李公塘原址外的民圩上修筑了一条由川沙县界至二团六灶港全长 25.97 公里的新塘，后人为纪念他，尊称为“袁公塘”，就是如今人民塘的前身。

二是谋划南汇的交通发展，规划在南汇的东西两边各建一条直达上海市区的道路，一条自惠南镇经周浦至东昌路的道路，于 1933 年底由浦东长途汽车公司着手修筑，另一条由大团经惠南、祝桥，通过上川路到上海市区的通道，于 1934 年他也和上川公司签订了《南川合约》开始修筑。

第三件事就是建造“中山堂”。建造“中山堂”的钱是哪

心底的清新，感觉有股清凉的气冲了过来，直扑喉咙，直至心间，整个人都爽气了。

后来的日子里，母亲做了许多苦瓜菜，烧的最多的是苦瓜炒蛋、苦瓜烧肉。母亲的意思是：不嫌苦就吃苦瓜，嫌苦是可以吃蛋，可以吃肉。我们理解母亲的用意。母亲做任何的事情考虑最多的总是我们，都是为我们好。桌上，我们大啖苦瓜，有点夸张，到最后，碗里的苦瓜没有了，蛋、肉却依旧存在，母亲笑了，我们也笑了。母亲说，蛋、肉还是要吃掉的。

我们吃了，我们在吃蛋、吃肉的过程中有一个新奇的发现：这与苦瓜混烧的蛋、肉却没有一点苦瓜的味道，一点也不苦。这是为什么？难道苦瓜没有把自身苦味传给与它配伍的其它菜？这很神奇。想想萝卜，又想想黄瓜，它们一旦与肉、蛋混烧，便就立马沾点荤腥，最后会流失本味，不流失本位的也会与混烧的菜暖味起来的，可苦瓜却不是，苦瓜的苦汁依然留在苦瓜里。我们那时对苦瓜是横生出一点敬佩的心绪来的。

母亲也知道这个事实，说，苦自己来就可以了。

这话一听，我们就想到了母亲，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里来的呢？当时每个县都订有许多不成文的陋规，给了县官许多捞钱的机会，其中禁烟禁酒中的罚没款，按当时的规矩应属县长个人所得。但是袁希洛却不这样做，他主动提出用这笔烟酒罚金为南汇建造一座“中山堂”。他的行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当时的下沙大中砖瓦窑厂提供了全部砖瓦作价 2500 元，还有王良仲、顾象之、盛隽石、夏履之、王芹伯及社会团体捐款共计 6700 元。由蔡生记营造厂负责建造。“中山堂”共建有厅房三大间，中间一间为正厅，该厅中央原挂有“戒得”两字的一幅横匾，为袁希洛手书。据说袁希洛当时写这两个字的用意就是告诫县衙门里的那些官员。

“一任知县官，十万雪花银”，这是旧社会腐败堕落的真实写照，袁希洛却是一位难得的“清官”。1949 年解放后，袁希洛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55 年被邀请为市政协委员，同年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并赠给他羊裘大衣一件。1956 年陈毅市长亲自批准袁希洛为上海市文史馆第一批馆员。1962 年 1 月，袁希洛在上海寓所不幸煤气中毒抢救无效而逝世。

往事如烟，遐思如云。看到中山堂，就会想起与这座老建筑有关的故事。中山堂是一位精美的古建筑，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值得留住的乡愁记忆。最近听说南园宾馆即将改造的消息，因为关心中山堂，我特地询问了惠南镇政府里的一位干部，据他介绍，南园宾馆即将由区里出资改造成一个美丽的市民广场。其他的一些建筑会被拆除，但中山堂是文物保护单位，将得到妥善保护。这是造福百姓的一件大好事！